

简评

于凡的雕塑

曾竹韶

今年的雕塑研究班毕业展中,展出了于凡的 20 多件作品。这些作品是他几年来刻苦学习、辛勤创作的结果。无论在题材内容的选择,还是创作艺术技巧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成吉思汗骑马像》是于凡的主要作品。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纪念性雕塑,创作题材严肃,内涵要求丰富,形象刻划的难度也相当大。于凡迎难而上,反复设计,数易其稿。特别是对成吉思汗的头像作了反复推敲,专门做了几个方案进行对比、刻划和尝试。最终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协调,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英雄形象。作品的整体性强,大轮廓线条清晰、简炼,重点突出。形象生动而有气魄,表现了胜利者的威武形象。成吉思汗的头像很有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在创作方法上,作者吸取传统的精华与西洋的雕刻技法,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运用于人物的塑造。这一作品的成功,表明于凡在雕塑艺术创作方法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于凡的头像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不但充满朝气而且优美感人,具有一种清新的格调。作品的风格充分体现了青年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开朗的性格。

在材料的运用和表现技巧方面,于凡的作品也别具一格。为提高作品的再现力,他在作品外观的材料运用方面作了创造性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石膏表面贴上一层薄薄的锡皮,使他的作品外观更加富丽,有效地提高了质感,从而更有生气,更具感染力。

于凡展出的成功是与他几年来刻苦努力、艰苦奋斗、兢兢业业钻研雕塑艺术分不开的。艺术是无止

境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雕塑工作者继往开来,不怕苦地攀登雕塑艺术的高峰。于凡作为一个有前途的雕塑工作者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祝愿他再接再厉,在雕塑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出更多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聆听

罗丹的《遗嘱》*

于凡

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充分地吸取了古典艺术的精华,着眼于真实的自然,打破了雕塑界沿袭多年的因循守旧的僵化教条,开创出一种富于活力的、属于他的时代的新风格,以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为后人指明了一条艺术自由之路。

100 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罗丹也已成为传统,远远地留在了后面。今天,当我再次聆听我这位启蒙老师的教诲时还能获得许多新的收益。

作为《遗嘱》的承受者,这笔财产会随着我的艺术实践成倍地增加,使我受益无穷,如同秋之落叶,年年都有新的回味。

无论我们从事怎样风格的艺术,都需要对传统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整个艺术的发展如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而艺术的初学者如一缕小溪,如果没有对传统的了解,我们只能彷徨无力,徘徊于历史之外。

只有站在大师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但到达这个位置却需要艰难而漫长的攀登过程,这就是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我们将从历代大师那里获得高尚的灵魂和活跃的血液,得到艺术家的头脑和眼睛,只有这样的眼睛才能看见一片新的世界。

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的思考,不是盲目地崇拜和摹仿而应比较和分析,在和大师的接触

中创立自己的语言。这种对话是有裨益的。

自然是罗丹力量和灵感的源泉，如巨人安泰之于大地，自然在他的心中如女神般永远俊美、年轻，自然对我们也许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所认识的隐含于其中的真理也不尽相同，但获得真理的途径只有一条，锻炼我们的感受力，对自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对雕塑家而言真理是存在于有性格的形体之中的。

作为一个雕塑家，首先要具有体的理解方法和思考方式。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阶段。在清楚地看到“体”以前，我们无任何的主动可言，更无任何乐趣，你所面对的对象就像一个精灵，倏忽变幻，飘忽不定。所以我说一旦你看到了深度，把握住了体，你就掌握了雕塑的真谛，你就成为上帝，可以自如地玩物于手掌之中了。

罗丹认为首先要安排大的“面”，强调面的方向，我认为还不全面，我觉得首先应找到对象体积上的特点和韵味，以及在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所构成的形式把这些因素用最简洁的手法恰当地安排好，作品便有了生命。

在起伏上思考，换言之便是体和深度的思考是必需的，要有整体联系和贯穿的意识。洞察存在于事物内部的和谐和统一的奥秘，这些正是自然的本质所在。

塑造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内到外的过程，如同生物的生长，每一块泥巴如细胞是组成形体的一部分，雕塑家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倾注其中。随作品的进展得以强化、丰富，所以；雕塑的内容不在于表面的凸凹而在于内部的和谐和统一，表面只是内部性灵的外在之花。

造型的语言如同人的语言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我们需学习和领会大师们所创造的“短语”或“一首诗”，只有在词汇的掌握上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我们才能创作出自己的“诗篇”。当然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词汇以适应时代的状况，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有勤奋地工作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灵感从不造访懒惰者。灵感是积累的结果，是辛劳和痛苦后的狂喜，是艺术之神给真挚的艺术家的奖赏。

对艺术家而言，真实的唯有感受，我们用心灵和情感的直觉方式认识世界，确认真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从不是被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假象剥掉，在作品中减弱某些次要的因素，让本质清晰、强烈地展现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要牺牲掉对象某些外部细节以获得简明、永恒的内核。

我们所坚信的真实在众人眼中也许是虚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留我们的自信，甘心寂寞，我们是神的奴仆，这个神就是你诚挚、率真的心灵。

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是一种情感和意识的载体，这个载体的选择范围是无限广阔的，我并不认为最熟悉的人物是最美的题材，我们生活在一个缤纷多样的世界中，我们的心灵意识也同样浩瀚不可范围。我们也可以不借助题材这一间接的媒介而用最基本的造型语言将我们的战栗和思索体现出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和体验内外两个世界，把自然的力量和心灵的力量结合构成一个艺术的存在。

艺术家的感受能力愈是敏锐，他的情感愈是纷繁多样，他的世界愈是丰富无穷。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有一颗清纯的心，如同一棵树，开花结果都是本能，从不患得患失。因为艺术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痛苦和狂喜都由自己承受，所以我们终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的力量总是自豪而谦虚地隐藏在作品之中。

我们热爱我们的使命，我们自信是上帝选中的人，我们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每天和自然交流，这使我们摆脱了令人疲惫的、廉价的称颂，卑俗、荒唐的虚荣，我们如释重负，以清亮的心灵沐浴上苍的荣光。

我们的作品犹如明镜反映我们灵魂质量的优劣，只有诚实的作品才是有力的。我们应努力地拓展产生于内心世界的构想，效仿先贤是没有意义的。在艺术上没有任何的真理和权威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往世界的全部艺术已如消逝的时光一样一去不返，在我们的面前是无垠的空间，一切都需重新开始。

我们必须坦诚、率直，艺术容不得半点虚假，它不是聪明、乖巧的人所能从事的。我们应做一个快乐的殉道者，徜徉在艺术的伊甸园中。

* 《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